

史记菁华录

函一  
六册  
函

史記菁華錄

卷六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

貨殖列傳

滑稽列傳

太史公自序

汲長孺武帝朝第一  
 一直臣而不相李  
 將軍武帝朝第一  
 名將而不得侯史  
 公益深惜之故兩  
 傳皆用零零碎碎  
 寫法鬚眉畢著性  
 情皆活然黠之為  
 人幾于至誠動物  
 忌之者不能傷驕  
 之者不能折愛之  
 者不能私短之者  
 不能損危言危行  
 如蹈康莊真西漢  
 第一流人物也

汲黯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衛地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

君無意着此語亦為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

任門蔭中有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武帝為

已久知黯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

黯往視之兩使黯往視實非其任而黯不辭意不至

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

之使出使半道廢命而還雖日持大體河內失火延

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

切直人能以清淨  
無為之本領所以  
為賢若刻礪以濟  
其直則不惟病國  
亦必禍身矣然吾  
謂黜之賢誠為體

燒不足憂也

兩不足字皆為朝廷占地步然何不于奉命之時言之故知尋事見才是其本

意

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

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

伏矯詔之罪

數語簡盡足抵一篇奏疏豈非一味率直者也

上賢而釋之

武帝

大過人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

為中大夫

畢竟於為太子時知以數切諫不得久留之有素故惓惓如此

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

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

此等自是大臣宰相

局量史公以為學黃老所致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此西漢人習氣須分別論之

清靜為用此正仲  
弓所謂居敬行簡  
者也予長雄於文  
而樂言黃老其見  
地固不無少偏者  
須論世者自得之

歲餘東海大治稱之此豈談清淨者所能為上聞召以為主爵

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即以治郡者治天下古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  
大臣原無兩副本領

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此段總敘

其性情須相筆尖轉動之處裊裊如游絲欲墜士亦以此不附焉此亦以然

好學游俠篇中用然字轉處俱健絕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

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栢袁盎之為人也若筆多姿善灌夫

鄭當時及宗正劉棄數人皆有一節類黯耳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位此亦以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此段

武帝多欲一着乃其隱微深痼之病其四十餘年之間閑邊權貨封禪求仙無數做政皆此一字為之根忽然被黜一言指破實乃慚悚不遑故但怒其慙而不能罪至於徘徊顧嘆終不得不以社稷臣目之史公於面折犯顏之下特寫一段帝之愛一段帝

證實性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

拜常揖之具畫意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

寫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

虞之治乎此段證實直諫犯顏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

為黯懼點染法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慙也一字定評

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合從諛

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

何借點語特為慙字作註脚蓋武帝多病病且滿

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此段寫上最後病莊忌

之敬然有深意存焉

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中有主見詞以決之助

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此一事守

城深堅此又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總承上雖自謂賁

育亦不能奪之矣數語皆信於其未上曰然古有社

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武帝朝多木獨以大將軍青

侍中此段寫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

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總寫上嘗坐武帳中

又撮一事以實之零星入妙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

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

點一生與張湯抵牾  
 悟篇中凡三叙責  
 湯之言其意前後  
 相足不甚岐異大  
 概以刀筆吏深文  
 周内紛改舊章為  
 恨按秦法翔于商  
 鞅重于李斯漢悉  
 除去苛法蕭何定  
 為二十二篇曹參  
 守之不失蓋民之  
 去湯火而濯清涼  
 者歷高惠文景四

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此段證實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公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

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其言甚正其識甚偉足令老奸心死非

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詰

無致公以此無種矣毒罵妙然小人不敵仇辯處非至誠動物者不能黯時與

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

發罵曰意匠經營化工肖物千載而下如聞其聲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

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此真武帝朝清涼散如果



朝而始有勝殘去殺之意自湯一出而紛紛舞亂嗣是而蒼鷹屠伯鼓牙而興糜爛其民又甚於亡秦之世則皆湯作之俑也作俑無後天理固宜無種之言豈為過哉然湯于安世竟以名德見稱高官顯爵赫奕有加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史公於黜責湯之言再三寫之繁而不殺其所感者深矣殺運既開雖聖人復起末如之何

相黜為四海造福遠矣

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

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

等數奏決讞以幸前後只歸重律令一事而黜常毀儒面觸弘

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

詆陷人於罪極精彩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語

可入典謨上愈益貴弘湯不情得妙不如此不弘湯深心

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寫弘意中弘為

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

素重臣不能任以譽之為陷之千古小人害君子多用此術請徒黯為右

存黜之論所以為  
萬世計也

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只如大將軍青既益

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

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

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善為大將軍地大將軍聞愈

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此豈武夫所能

青于此稍有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

大臣之度直諫守節之臣能令逆臣忌憚故奇至如

難惑以非豈必赴赴武夫而後為公侯干城哉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

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

以上爭律令此二  
段爭邊功黜之深  
心大識一生只倦  
倦此二事然漢廷  
羣在夢熟時雖振

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逐步寫來咄咄逼人正黯與李廣傳同一機局

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

夫此為三公位極人臣矣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又加摺

或尊用過之益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善寫人肺見上

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巧中帶

不能道上默然有間畫得盡致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

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學為諂媚耶評居無何匈奴渾

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怒得無理黯曰長安

臂疾呼無益也

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激得更無且匈奴畔其

主而降漢秋之旨漢徐以縣次傳之其持大體何至

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嘿然

數寫嘿然俱妙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

漢法擅以中國貨物出關外通互市者棄市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

當路塞絕和親其罪如此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

計其為中國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

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

處分妙絕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大義正法不今縱

譬若奉驕子一語  
自漢以來互至趙  
宋無不如此千秋  
短氣之事發端者  
劉敬也摘破者汲  
長孺也是古今一  
大闢振也

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  
養。譬若奉驕子。說得短氣。又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  
物而文吏繩以爲闕。出財物於邊關乎。仍是痛詆。刀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  
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  
爲陛下不取也。還迴上意而收之。上嘿然不許。嘿然  
動心于黯之論。因自咎而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  
不許論誅。互市之人也。者深  
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  
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

無傳畢矣治淮陽  
 不過如故二字盡  
 之史公偏于受詔  
 之時去國之際極  
 力寫出其一腔忠  
 誠惻怛之意蓬勃  
 忱慨生氣凜然其  
 意中固以黯為第  
 一流人物須以第  
 一副筆墨寫之或  
 謂實政少而文章  
 不能生色者豈非  
 法哉

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名臣也

小過免之過矣至遇盤根錯節則黯伏謝不受印詔

終思利器武帝之用人不亦末乎黯為上泣曰

黯疆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寫得侘傺黯為上泣曰

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

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

闕補過拾遺臣之願也薑桂之性愈辣葵藿之心不

者如趙鼎過嶺出涕同一副本領上曰君薄淮陽耶

也不得以前恥為合意例看之顧淮陽吏民不相得

吾今召君矣帝雖不情然其待

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

老臣去國如此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  
所以爲社稷臣暢發張湯巧佞之隱真如燃犀照渚百怪  
大夫張湯惶惑湯縱不能害黯黯則必將誅湯如有  
明嚴相之于椒山其勢固不兩立此帝之所以必欲出黯于外也智足以拒諫詐足  
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  
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  
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  
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  
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寫出行所無後  
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

篇首既云濮陽人又云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篇末遂牽連衛人仕宦者而以皆嚴憚汲黯出其下結之史公作文雖閑句冷字無一處無着落如此

居淮陽七歲而卒

帝之重黯極矣然終不卒後上以樂近之惟其多欲故也

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

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與

相反激射得奇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

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特點濮陽字與篇首應始事蓋

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

黯出其下總一句收得有昧外味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常為項籍將黯與當時

為人相似處甚少各引其先一人又籍死已而屬漢各與木人不類俱文章羅紋之妙



鄭當時傳只極寫其愛士好客然通體皆用虛寫獨以晚張羽于阮一事起以任人賓客浦負貽累一事終其成其敗皆以客之故也則當其廷議田實一事時始是魏其後不能堅對則以實嬰灌夫亦好客之甚者故氣

高祖合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古之節烈士而史公不著其名不為立傳所以為輕節義而重奸雄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于阮實寫一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此事亦後世所難行莊之好客自是任俠自喜故莊好黃老之言特插此語為與汲黯同也其慕長者如恐不見也極寫得武帝立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